

廣註
分類

繪圖聊齋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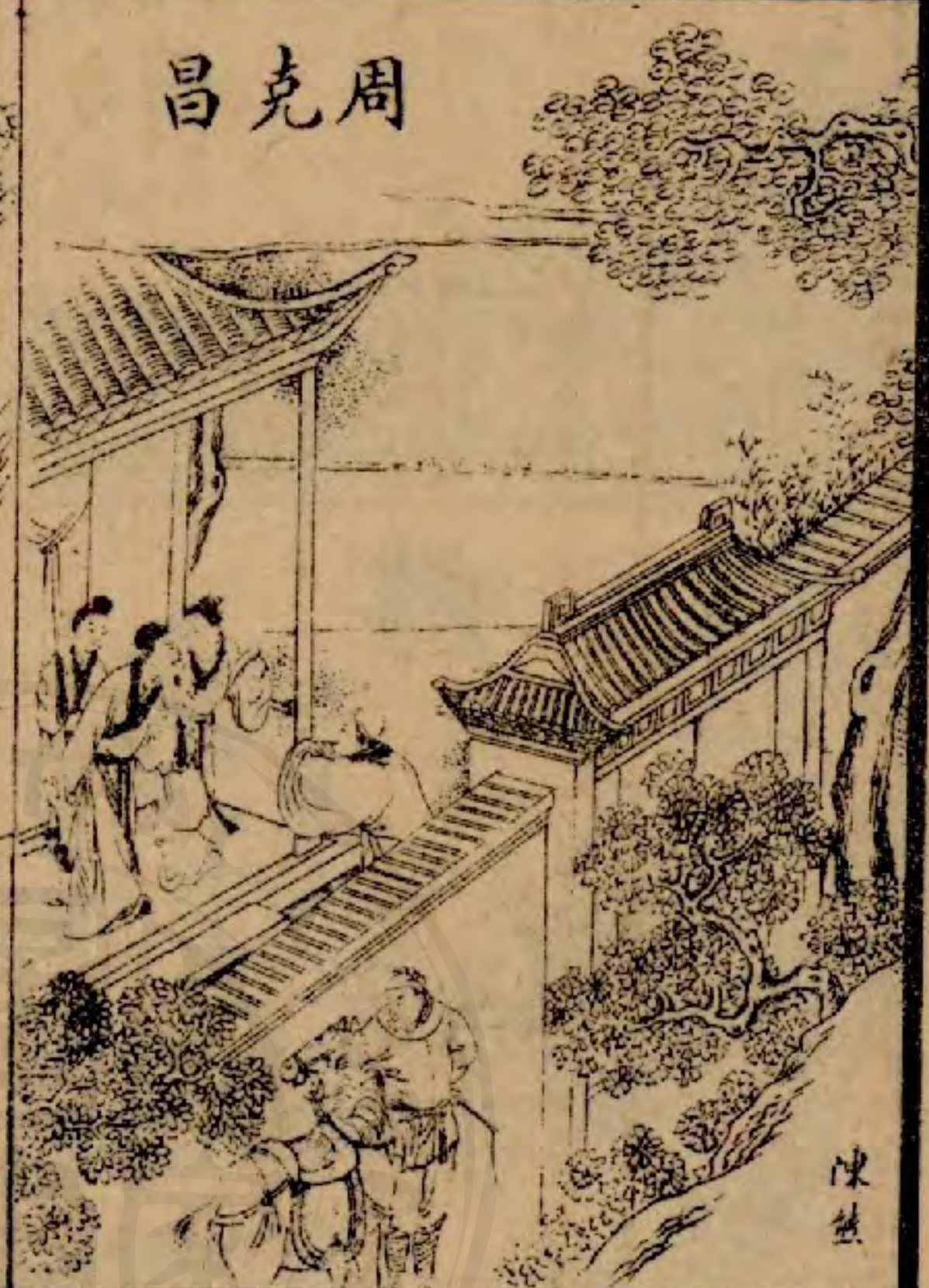
第四冊
鬼異下



857.07
7434
17
44

分類
卯齊志異
圖

周克昌



陳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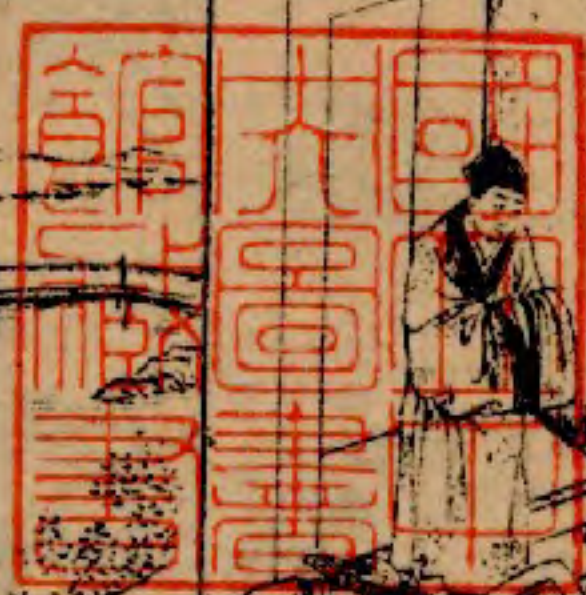
役鬼



于去
惡



愛奴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3

褚生



郎司文



呂無病



薛慰娘



分類 廣註 聊齋誌異 卷四

鬼異 (二)

湘裙

友愛情深

確是兒地
下之子

原是兄弟
雖鬼何懼

地下亦有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
二子。則以一子為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
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
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
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
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益
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
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
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
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嫂温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
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鬧。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捧
兄地上。仲怒奮拳直上。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

負債者

好侄兒

接得無痕

當答曰我
當從阿叔
去

相思之切

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墓墳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女窺聽。竟致溫婉。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起栗。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為。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手。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鍼出門外。

阿姊故意
作難

晏仲非薄
倖者比

未入洞房
先主中饋

恐非一言
所能束縛

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為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偽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眾以其貌酷類。亦信為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為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厨下。刀砧盈耳矣。俄而饋載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威靈仙。群以為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廉動鈎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

始悔從前
不該作書
招之

嫖人妓者
尚能死人
何況鬼妓

罵得痛快

連累湘裙
受責

酒相叙閒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瓊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威靈仙忽起，舉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威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威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任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寢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奔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威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妙容頓滅。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泰，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

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折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總評 人鬼殊途。死後何能再會。乃晏仲有不忍死兄之一念。遂致陰陽無隔。撫鬼設配鬼妻。厥後招鬼妓而得鬼病。又得鬼兄以救之。其友愛為何如哉。

注解 ①家釀家中所釀之酒 ②治具烹治飲食 ③慰情亦勝無陶潛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④孤無父曰孤 ⑤無偶言無妻也 ⑥草草言草率也 ⑦

喬才高才也 ⑧雲翹皆如雲之高 ⑨資斧路費也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眾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眾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又偽為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瞋。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跡。不知其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媪。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媪。媪自言為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濶。母如此。踳踳。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

神明之地
敢行放肆
必非好人

粧作有情
人說話
言詞決絕

早有卓見

假作情種

亦太草草

婚姻不能自由古今

同歎恐無福坐享

家產傾蕩大都敗之於賭

故為婉言以試郎心

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過伎兒作婦。才聞撲誠自表。切夫。日媪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嘍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兜二。昇媪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過隘。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餚。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聞媪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為媵。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慮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款款。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匕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心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

心腸太黑

騙到母家

非自於其
明乃傷心
語

罵得無言

可對

抑揚頓挫
語語生姿

絕無良心

吾謂猶寬

放他

八百緡。事濟就矣。女曰。母日以婿家貧。常常繫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過關人見。樓舍華好。僕婢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為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肩負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媪連衿臂。旋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眾皆裂。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胸。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骸。乃率眾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有枯橫焉。身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

至此不得
不答然

導為不義
者之報

正氣可嘉

鬼實無容
懼

之尋縵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溘斃。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簾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為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屋。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營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總評 薄情之人。甘言令色。貌似可近。而實不可親。雲翠仙觀人於微。早知是郎之薄倖。乃老母昏昧。漫為許之。已無擇婿之明。徒欲求神明為保護。能有幸乎。

註解 (一)負販買會也 (二)瞋怒也 (三)快婿後魏志。郭瑀有女。謂劉炳曰。吾欲婿。廷明真其人也。遂妻之。 (四)餓日謂予不信有如餓日。 (五)山兜通山

(六)頻頻猶言屢屢 (七)中貴人王家近幸者 (八)濱就漸成也 (九)憧憧言其多也 (十)傾城詩小雅。哲婦傾城。 (十一)香火情唐書。吳履傳。秦兩住語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 (十二)賺騙吾不忍其殺。蘇 (十三)敲餅吾不忍其殺。蘇 (十四)尋丈八尺曰尋。拾尺曰丈。 (十五)嗒然喪氣貌。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拒絕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甚貧。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既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

極寫鬼之
紛擾

當面罵鬼

見解得透

兩鬼亦聽
受教諭

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畧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新漉米。為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為不勝慙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漉合砒醜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豈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

願作鬼師

頗曉事師
之禮

自行束脩
以上

寫三郎有
先見

好鬼弟子

黑判好大
膽

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為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生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孤背。卧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慙。粉黛淫淫。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為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嘔唔。生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其給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

全是鬼弟
于功勞

陰冥暴橫
亦由人世

可見鬼亦
畏人教導

之功

秋容借郝
氏還魂

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滕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馬。出金三兩。跛踣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解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為卿死。二女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子。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塗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輦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

道士功成

是不必怒
乃前生胞
兄

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昇歸。女不從。遂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叙生平。忽聞烏烏鬼泣。則小謝哭於暗。取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卷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塞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艷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赤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祭火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總評 正氣勝邪者。鬼自不得而擾之。陶生不納私奔之妓。正氣固能勝邪矣。故能感鬼化鬼。而獲福於鬼。借

驅還魂。成爲夫婦。即鬼亦人矣。何鬼之害焉。

註解 (一) 蒼頭 奴僕也 (二) 僮 言爲人 (三) 鼓盆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 (四) 無鬼論 晉阮瞻作。唐林慮亦作之。 (五) 匿笑 笑不出聲。 (六) 執爨

烹治也 (七) 管 筆管也 (八) 筆力 韓愈詩。龍文百斛筆。力可獨扛。 (九) 塗鴉 言字跡模糊。如塗鴉然。 (十) 伊唔 讀音之聲。 (十一) 貴介 官宦之家。 (十二) 奔波 跋涉也。 (十三)

殷 平聲音珉。紅黑色也。 (十四) 伉儷 配耦也。 (十五) 零簾 揭其門簾也。 (十六) 魁 更生也。 (十七) 荆山 諫言其長。 (十八) 嚴慈 父母也。

周克昌

此冒替非真者

真克昌未必有此地步

自知其假故不敢行

實事鬼則是矣卻非克昌之鬼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群兒戲恒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及害值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爲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恒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媪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嘆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爲惡人掠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洩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分類印... 周克昌... 鬼異 (二)

總評 同一克昌也。而真假分焉。假克昌為之求名。為之娶婦。而真克昌坐享。庸福不勞而成。果何修而至此哉。

註解 ①逃塾逃學也 ②號咷易同人先 ③世族仕宦之後 ④秋戰鄉武也 ⑤頑鈍資質昏庸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為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總評 能役鬼者張天師也。楊醫何人。竟能使鬼魅左右之。前後之。天師威靈當不過此。

註解 ①修偉修長也 ②異常言異於常人 ③蹇緩遲步也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偃僂。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曠。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卧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為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

學問俱藏胸中

省却多少

吟哦工夫

冥中亦以
科目取士

此喻切當

吾亦謂然

都是眯目
人

鬼友又引
一鬼

免得放榜
時煩惱
策問亦奇

深矣。欲不言。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為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為。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矢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迨遭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游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甯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味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東燭為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裏具徑出奇人也。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

吾知赴考
人有若干
不得為男
子

此境非身
歷者不能
道

于五兄何
幸

伏下四歲
即從兄眠

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
隱。弟策雖不佳。頗為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群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
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
哭。始為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子往
尋之。子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
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子
共榻寢。自此為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懽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
兄落第矣。于方卧。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
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尋
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
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
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
數行。子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為。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忍然於兄弟。意欲假
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為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子曰。審知尊
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
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何何言曰。君

吾恐歷盡
艱苦仍不
得志

客即爾胞
弟

若有所謂

確是子晉
無疑

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時日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于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于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為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卧。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適家媪出。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押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人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總評

英雄之多失志者。大抵無目者入而衡文耳。陽世固耳。陰冥亦然。所賴張翼德一巡。士氣為之一振。雖

然或三十年一至或三十五年一至至亦寡矣安得一年一至使天下英雄吐氣哉

註解 一 僞儂慌張 二 臨渴掘井朱子家訓 三 無訛不差 四 異物言足 五 敲門磚古語云 六 迤邐連綿

七 治任收拾 八 邂逅詩鄭風 九 獨步後漢戴良傳 十 入關入場 十一 毛詩詩經

桓侯就是張飛 嚴君易家人有嚴君 入關入場 毛詩詩經

愛奴

誰知宅是
古墓

頗盡持師
之禮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曠聘呂子廉渠已受贖稷門君如苟就東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為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金為贖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廬不遠矣宅隘陋飼畜為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漚釘獸環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將南川舊為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待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為公子所遭徐慙忤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

為下贈奴
張本

蒙師實在
難作

不貪贖金
之先生吾
見亦罕

主客俱佳

可呼為解
意奴

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願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為恥。贖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默不語。惟掩面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偏側。走數步。日光射人。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甚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甯。望移玉趾。為老夫被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將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鷄初唱。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祕。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掌而疴立愈。清

倘不告以
墓處彼烏
能劫墳

實話

奈何殘魂
強灌竟忘
尊囑

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為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夫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邊耳。今既劫我來。即速瘞葬。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若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跡。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卧。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斂。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一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其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幾憑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總評

蔣夫人課子情殷。雖一月殘年。猶延師教誨。可謂有義方矣。獨是徐先生以設鬼帳而得鬼妻。日與周旋。雖鬼亦堪寂寞。乃必使屍體復生。致靈物不得其壽。然則與其人也。何如其鬼也。

註解

- ①撤帳解館也
- ②稷門齊地
- ③散步徒步也
- ④行李輔囊也
- ⑤溫釘獸環門浮溫釘也(重軒詩)別院類
- ⑥緩頰徐言引
- ⑦玉趾玉步也
- ⑧式微(詩術風)式微
- ⑨卷懷收拾而懷藏也
- ⑩瀕危病重將死時

褚生

學者當奉為師法

能自擇師

貧不廢讀 鬼尚如此 何況於人 其子不癡 其父真癡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凡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甯寺。遇褚廊下。劈柴碎疏。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問。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託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然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為癡。遂使廢學。褚大慙。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饗殮。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

不意來生

即汝子

願為子以

報只難明

言

朱報師先

報友

不知己之

面目與褚

生易換故

猶自認為

生人

他即是已
已即是他

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即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携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即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暄秋不得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句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畧致溫涼。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為歌萬里。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強顏為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強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顙。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覆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聞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褚生。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即己也。既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

鬼言信而有徵

為來生作憑據

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吾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臂。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為餞。握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總評 我施恩於人者。人必報恩於我。陳某敦友誼。呂老教門人。非望報也。然一則報於今生。一則報於來世。報雖不一。要各如願以償。雖然。知恩報恩。吾難望之於人者。而不意得之於鬼。

註解 一惜寸陰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二宿儒 學問淵博之儒。 三落魄 家貧。 四劈柴碎礮作火具焉 （妻巷叢談） 五餐餐 朝食曰餐。 六勾欄 妓館。 七萬里 畏歌也。出田橫門人。 八捉刀 喻操。 九錢 祭路神。 十修阻 言路長阻隔也。 十一入泮 入泮橋也。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答。朝

旁若無人

高自位置

問得不經
睥睨一世

訕諍得是

輕躁必自
取侮

文帶譏諷

成語恰當

批評洞中
病源

懲前挫折

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倏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喙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偽挹。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闕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趣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謾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歛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倖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嚼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滅。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日一過。推置案

慚愧不遑
復有何言
謂語真通
雄心未已
安得不反
替僧能知
文明目者
反不知可
笑
以鼻代目
亦是奇事
鼻比目尤
為明亮
餘抗生討
厭
由他擗起
架子采簾
中論命不
論文
憤極之言
其師聞之

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撲訥。覘然而
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槍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
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既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厯殿閣。見一瞽僧
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抗生。
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
無目何以能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
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領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
中否。曰。亦中得。餘抗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
非歸胡何解辨。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
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
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慙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
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抗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
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
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何以為罰。僧憤
曰。剗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眾皆疑然。僧拭

當亦喪氣 有如此門 生當有此

好師

格言士人

當奉為金

針

天賜以金

困頓累及 良友奇談

點明來歷

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至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跋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新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發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能而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惴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鑄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殆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

龔僮署篆
文運宜其
不昌

至此第論
德文與命
俱不論矣

可見前日
屈抑非命
非文乃不
德所致

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龔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抗其德行何在。曰。此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屢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噉。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酹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抗。生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鬚毛斑矣。

總評 狂悖之行。人所難堪。餘抗生之文。想非全然不通者可比。第以過自誇調。目中無人。故人鬼從而戲弄之。語云。窗下莫由命。場中不論文。吾讀此篇益信。

註解 ①比屋比近也言其度相近 ②搗抑謙遜也 ③駕駘劣馬也 ④鼓掌拍掌而笑 ⑤闕堂果笑曰 ⑥捧服司馬季主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質誼曰先 ⑦南人不復反諸葛亮 ⑧牒報文牒報

生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馬季主捧腹大笑 ⑦下乘一雲度上載一三洞合成三十六部真經第一洞 ⑧南人不復反諸葛亮 ⑨歸胡歸有光胡友信 ⑩舛錯錯誤 ⑪佯狂顛狂 ⑫宣聖孔子也 ⑬屢肆市中店屋 ⑭牒報文牒報

呂無病

貌頗不佳

謙抑之至

貌不美而氣則香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將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天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
卧室無人忽見復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牽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撲潔而
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
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
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
陋劣何敢遽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册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
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
意少動留匿室中閒居無事為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
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卧人以手探之知為女
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卧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移枕
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
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

此志果行
安有後來
獨宿不是
遠遊不是
之禍
許有先見

憊患者多
是俗人

難為無病
矣

悍姑如此
宗族亦仰
其勢否

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媪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媪詰之。答云。若甥遣。問何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媪信之。遂止馬。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卧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為小妻。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媪。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憊患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關鬪。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游。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媪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見之。棄水捉襟。嚎啕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為葬具。婦不許。

程嬰公孫
杵臼復出

千里往尋
我亦驚其
謬妄

不愧為男
子漢

官真齷齪

好教官

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携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媪。媪慮其纖步為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急若飄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可復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憇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揚。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媪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頰。頰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揚。近村有楊家。

驚即亡魂

題碑切當

官多畏勢

不肯再醮
尚有骨氣

決斷之言

動之以情

疇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噉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誚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為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為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媪。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媪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似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婢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問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邊。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甯不憶之耶。孫乃焚香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

足以償虛債

自怨自艾

猛以濟寬

悔自知罪

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為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見斗室為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如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覲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媪。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眾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顛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歛。香始漸滅。

總評

以微甚多。麻之女。而能存其孤。以美艷天官之女。而欲斬其後。然後知娶妻者。不當謀勢利。不當講容貌。第當論其人之可否。孫公子之嬖愛無病。所見為不差矣。

註解

- 一 別業 猶言別墅
- 二 僦屋 租屋也
- 三 康成文婢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請書
- 四 通書 肩吉之書
- 五 河魁不在房 李戴仁性迂緩妻開氏年甚少與之
- 六 先達 猶言先容
- 七 臨訣 臨別也
- 八 慙慙 贊也
- 九 蘇 蘇也
- 十 扣扉 敲門也
- 十一 越裝 收拾行李
- 十二 上臺 上官也
- 十三 離過 猶言離異
- 十四 餓草 餓死
- 十五 經紀 料理
- 十六 乘

蘇下蘇
蘇也

薛慰娘

就是慰娘

理莫於此
何謂流寓

雖以自謀
實為慰娘
謀

三子科第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侵。孑然遠適。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塚卧。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淪拍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李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為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道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

而不知父
墓大是憾
事

開口便叫
三哥吾聞
亦驚

此媒馮氏

地下有義
父

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黠。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旁塚。莫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縗。經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墳。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媪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媪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媪皆迷。推媪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媪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捷楚囚楚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墓。為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不合死。當為擇一快壻。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兄至。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

馮氏休矣
難取宅價

不期而遇

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為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即以慰娘為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輿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為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元。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跽蹠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眾始知薛即甯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鰥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即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為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為己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姓殷氏。一字名富。善博。貧無立錫。一日以賭局

推媪墮江
之報

為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即馮某也。駭歎久之。因為道破。富始知馮即殺母之讎。益喜。遂備為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為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總評

馮某其無心肝乎。拐女販賣。心何貪也。推媪墮江。心何忍也。然而天道好還。我利其貨。而吾宅即為彼所居。我殺其母。而吾身即為其子所殺。至李翁呵護義女。使不為強鬼所陵。子孫昌盛。得收骸骨。宜矣。

註解

- ① 草草了草也
- ② 豚兒 魏武見權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也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 ③ 季路之諾 季路一諾千金人服其信
- ④ 旦旦 詩衛風
- ⑤ 纒經也 孝服
- ⑥ 呵護 顧恤
- ⑦ 賈第 賈屋也
- ⑧ 躑躅 疾行也
- ⑨ 信宿 有客宿信
- ⑩ 傭 僱工也

田子成

累及其妻
良紹有孝
行

秀才就是
父之鬼

是從墳上
叢蘆十枝
而取名

江甯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紹。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紹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任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紹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舣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

父子之分

當改為沒
死已久

良耜却不
知是父子

墓處已寓
意於名

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為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晤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為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二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年少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為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灑涕，與眾拱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實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

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總評 父沒水而莫收其骨。此亦為人子者一生之憾。然而誠孝所感。鬼亦效靈。酒令寓言。示以葬所。不然。父沒而不知其處。安能終收骸骨哉。

註解 一 訃報孝 二 故態舊態 三 侑酒勸酒 四 蘭陵美酒 五 難黍

三年張師與范武為友。武曰。後三年當過拜至。至期。即白母請殺雞。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迎以歸。 六 呂向 傳父在者。訪索數年。不獲。 七 茅容 二盞款宗林。為已設。既而供母。自以草具。與客共飯。林宗疑之。 八 先君也。先父 九 質質也。

公孫夏

此客非善
奉承但欲
從中取利

孔方權力
一至於此
此時保定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効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真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

郡古式價

昂貴

自貪賈而

勉人清廉

可笑

後不知昇

向何所

國學生某

倒運

市僧作官

天下皆是

堵錠萬貫

止買得五

十答

當答曰阿

憐去做真

定太守夫

人去矣

藏錕。市堵錠萬提。郡中是物為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兌。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畧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文憑。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逐其美妾。區畫方已。真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問。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威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真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蹤行。道旁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僧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為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推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貲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尚可

忍。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總評

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此仕途所以多壞也。國學生某。未受陽律痛懲。先受冥刑威戒。家貲盡耗。不足惜。而痛心於一妾。迷而不悟。可慨也夫。

註解

- ①趣裝也
- ②太守郡守也
- ③孔方錢圓形而內孔方也
- ④水訣水別也
- ⑤寫靈草人
- ⑥迂也
- ⑦道周也
- ⑧關帝關羽也
- ⑨區區也
- ⑩市僧牙僧能會合市物故曰市僧
- ⑪偃息詩大雅或息偃在床
- ⑫呻吟呼痛聲

房文淑

以其才攻其盾口吻
共利

好計好計

以其地取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為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託言携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為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即携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歡。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逋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克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

無故自去

就是房文

淑
應上文妻
不育

文淑之功
故偽其言
嚇他一嚇

何為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背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為人作乳媪。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妬。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至。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託之歸甯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妻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為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局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緦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妻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自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為姊。後如何。妻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前。妻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妻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湮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妻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妻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妻以為真。顏作頰。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無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妻。妻恐其過。

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究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遁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總評 文淑之於鄧。其有情耶。其無情耶。業已為之生子矣。而飄然而來。復飄然而去。豈天憐其無後。故遣鬼

妻而為之延嗣耶。

註解 ①黎旦天初明也 ②奔波跋涉也 ③延師延請先生以訓蒙者 ④執炊烹治飲食 ⑤脅肩諂笑孟子脅肩諂笑病於憂哇 ⑥呱呱雨聲

而泣余勿子 ⑦設帳稱人教館 ⑧歸寧詩衛風歸寧父母 ⑨治裝收拾行李

王蘭

死得無辜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句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撮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

此狐真倒運 鬼仙作用

魂已得則
千金不愁
不得

不負前約

王有先見

多金之累

死後猶不

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昏暝。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為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暝卧。啟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急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欸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索。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烟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

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答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總評 甚矣。無賴者之不可與近也。賀才飲薄流徒。不事生產。知張有異術。既依賴於生前。復糾纏於死後。卒

以大醉狂呼。鬼仙幾被其累。張之得以告無罪者幸矣。

註解 ①伺候也。②趣裝收拾行。③張作開講。④狂悖狂妄悖。⑤索有底也。⑥金甲人神。⑦鐵圍山長河合起世經一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

周圍並一日月晝夜輪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

王六郎

飲貽酹地
溺鬼何幸

忘其酹地
而飲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毆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水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為許毆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

叙明原委

賀其投生

溺鬼居心
如此想亦
不多
由鬼而神

神真有靈

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
毆。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
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款款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
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
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
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
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
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
遂殞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歎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
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天帝。今授
為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足
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當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即欲
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足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
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為許。許曰。然。何見。知。又
曰。得毋客邑為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遝而來。環如
牆堵。許益驚。眾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

送客之風

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備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眾留懇懇。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眾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贖。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推子畢集。祖送出村。歟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總評

一溺鬼耳。一念之仁。遂升為招遠土地。且又厚待故交。於其來也。示夢居人。於其去也。羊角風送。登青雲而不忘貧賤。寡情之人。寧不愧死。

註解

- ① 酌地 以酒
- ② 啞呷 (集韻) 啞 俗答切 音市 食
- ③ 河干 河岸
- ④ 清揚 (詩鄭風)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注) 揚者眉清之美名
- ⑤ 歎 歎息
- ⑥ 亭午 當午時也
- ⑦ 治裝 收拾行李
- ⑧ 土偶 土人
- ⑨ 雜遝 雜亂
- ⑩ 腆物 厚物
- ⑪ 楚楚 鮮明
- ⑫ 咫尺 近
- ⑬ 贖 贖費

也。而羊角風者九萬里(注)羊角風之旋者。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3



857.27

7434

17

v.4

舊